

纪念奥维德，开辟中罗人文交流的新天地

——在康斯坦察“奥维德”大学名誉博士授予仪式上的讲话^①

丁 超

【主持人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中东欧卷》作者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丁超教授，应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奥维德”大学邀请，于2017年3月20—22日出席该校举行的纪念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逝世2000年活动。康斯坦察市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是黑海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古称“托弥（斯）”，古希腊人在公元前8—前6世纪就开始在这里建立拓殖地。康斯坦察属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在农业、工商、航运、港口、旅游、能源、化工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靠近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也是“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公元初，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因作品内容与奥古斯都大帝推行的道德改革政策抵触而获罪，被放逐此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康斯坦察大学遂以这位著名诗人冠名，目前拥有包括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药学、数学、工程技术、艺术学、体育运动学等诸多学科门类，分布在17个学院，学生15000余人。

3月21日，该校隆重举行仪式，向丁超教授颁授“名誉博士”，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为培养罗马尼亚语人才和促进中罗教育、文化关系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驻康斯坦察总领事梁才德、土耳其驻该地总领事和俄罗斯领事出席活动。校长索林·鲁吉讷教授主持了颁授仪式。

^① 这篇讲演由作者于2017年3月21日在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奥维德’大学名誉博士授予仪式”上发表。

活动开始时，奏放国际通行的《大学礼仪歌》（Gaudeamus Igitur）和中罗两国国歌。国际处长、历史学教授约兰达·齐吉柳女士代表学校宣读“颁授词”。丁超教授用罗马尼亚语发表了题为《纪念奥维德，开辟中罗人文交流的新天地》的演讲，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鉴于该演讲包括的跨文化交流内容，我们在此全文刊发中文稿，以飨《跨文化对话》广大读者。

尊敬的索林·鲁吉讷校长，

尊敬的扬·博泰斯库校务委员会主席，

尊敬的各位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各位教授，

尊敬的国际处长约兰达·齐吉柳女士，

尊敬的中国驻康斯坦察总领事梁才德先生、土耳其总领事先生、俄罗斯领事先生，

尊敬的各界朋友、亲爱的同学们，

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三月，我有机会应康斯坦察“奥维德”大学的邀请，重访这所学科齐全、蓬勃发展、享有盛誉的黑海地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再次来到罗马尼亚历史悠久、景色秀美、人文荟萃的多布罗加地区，感到十分兴奋。昨天正式开幕的纪念古罗马诗人、也是我们这所著名学府冠以圣名的奥维德逝世200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让我们共同缅怀先贤，追抚历史，面视当下，放眼未来。今天，贵校又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向敝人颁授“名誉博士”这一崇高的学术荣誉，实在令我无比荣幸，深为感激。这一姿态体现着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表达了罗马尼亚教育、学术和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珍视，传递了康斯坦察大学与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交流合作的真诚愿望，凝聚了对中国60年以来几代从事罗马尼亚语言文化教学的师生团队的最高褒奖。请允许我向鲁吉讷校长和他旗下的康斯坦察“奥维德”大学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

今天的仪式安排我讲话，我想还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根据自己

有限的知识和思考，简要地谈谈个人在三个方面的感受和看法，与大家分享探讨。

首先是关于奥维德这位伟大的诗人，由对他的纪念而自然引发的对他的一生和创作的关注，对他作品中所蕴含的异域形象和世界意义的理解。

纪念奥维德，我们会想到这位生活在罗马帝国最强盛时期的诗人的早期创作。他的《恋歌》《爱的艺术》等作品专注女性和各种情爱，敏锐深入地探寻爱情的心理，以此反映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风气，其轻快的格调、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描写，对当时严肃的教谕诗的戏谑性反叛，都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才华，使他的爱情诗篇具有异乎寻常的社会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两千多年来伴随着赞誉也包括争议在世界广为流传。

纪念奥维德，我们会想到他的《变形记》。这部六音步扬抑格律的诗歌巨著，以十五卷的篇幅，讲述了二百五十多个神话故事，为我们全景式地集中展现了从开天创世到诗人所生活的时代的各种景象，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变形”这一命题下所经历的复杂的历史演进。这是诗人留下的最光辉的诗歌遗产，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尤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从但丁到莎士比亚，从弥尔顿到歌德等无数世界文学的巨人都从中获得了创作灵感。

纪念奥维德，我们更会联想到古老的托弥斯和今天的康斯坦察。诗人晚年获罪被奥古斯都放逐到黑海之滨的托弥斯，命途对于诗人是多舛而悲怆的。然而他融入了当地葛特人的生活，他晚年精神上的慰藉依然是写诗，他的《哀歌》和《黑海零简》把他的英名留在了这里，让他的诗艺在流放中又一次升华。对于托弥斯和生活在这里的葛特-达契亚人来说又是幸运的，他们从奥维德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罗马尼亚民族从此拥有了诗人，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多布罗加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奥维德犹如一座智慧的灯塔，照亮众生，穿透时空，即便在千百年之后，仍在激发另一位俄国诗人普希金在黑海彼岸的遐想与应

和，为今天的文学、艺术、教育提供经典、遐想和启示。

纪念奥维德，我们会在重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以新的视角去观察他的诗歌世界。我们惊叹这位诗人心灵驰骋的疆域不仅是古希腊和罗马文学，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位行者，他的足迹留在了地中海和小亚细亚许多地方，他的思想和目光一直投向更为遥远的东方。他和维吉尔、贺拉斯、普罗佩赛等同时代的古典作家一样，在作品中都提到过“赛里斯”，譬如《恋歌》中的诗句：“怎么？你的秀发这样纤细，以至不敢梳妆，如像肌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样。”在古罗马诗人看来，赛里斯人是居住在靠东方、印度和大夏一侧的一个民族，他们懂得用一些从树上采摘的神秘物来生产一种漂亮的织物，即丝绸。从广义上来说，西方人认为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并开辟连接中西方的商道“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开始进入罗马帝国，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黄金之国”和“丝绸之国”成为许多作家憧憬和想象的遥远异域。因此，我们可以说，奥维德也是一位对东方有所关注的世界诗人。

接下来，我想与大家简要回顾一下，在奥维德之后的两千年里，伴随着东西方民族与文化互识和文明互鉴，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关系形成与演进的几个基本特征和时间节点。

一是中罗民间早期的历史交往因时而生，自然渐进，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文化的相互欣赏、价值的相互认同和命运的相互同情。

中罗两国相距遥远，传统迥异，但是历史上还是发生过民族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从17世纪开始，中国与罗马尼亚开始进入互有图文记载的时代。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602年在北京主持绘印《坤輿万国全图》，将“大努毗河江”（Danubius，多瑙河）、“突浪西尔袜尼亚”（Transilvania，特兰西瓦尼亚）、“莫大未亚”（Moldavia，摩尔多瓦）等罗马尼亚地名带入中国人的知识视野。罗马尼亚的民族史学开创者格里戈雷·乌雷凯撰著的《摩尔多瓦公国史记》，也对东方的“中华”（Hinneai）或“契丹国”（Țara Cataia）有所描述。

1676年，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作为俄国使臣踏访中国，并写下全面翔实、文笔优美的报告和纪行，这位出自摩尔多瓦公国的外交家、军事统领、旅行家和人文主义学者，让罗马尼亚民族在认识东方、了解中国方面也为欧洲和世界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世纪是中国和罗马尼亚两种文化互识过程中另一个重要时期。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晚清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知识界出于开启民智、维新强国的目的，主动加强了对世界的了解，编印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史地著作，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其中就包含相当多的有关罗马尼亚的介绍。反观罗马尼亚本土，文化界人士也开始关注中国，为了解中华文明付出了许多努力。大诗人爱明内斯库和作家斯拉维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研习，诗人阿列克山德里以艺术方式想象描绘中国的“风景诗”，马约雷斯库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移译，王室和民间对中国工艺品的收藏，等等，都表明了19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民族对东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1880年，卡罗尔亲王致函欧洲列强和世界主要国家，通告罗马尼亚独立，消息也传递到中国的晚清朝廷并得到回应，中罗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20世纪前半期，中罗两国的文化关系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在中国，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现代思想界和文学界，为振兴国运、改造社会、推动新文化建设，对“弱小民族文学”给予了特别关注，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沃克雷斯基、依斯特拉蒂、萨多维亚努等一批罗马尼亚作家进入了中国读者视野。在罗马尼亚，约尔加、布拉加、埃利亚德等文化巨擘，都曾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化，并为我们留下了他们富有真知灼见的论述和观点。中国诗歌通过约瑟夫、斯塔马蒂亚德等诗人的翻译，以罗文本的形式流传。有的作家还通过创作，对中国文化元素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和思想空间的拓展，诸如诗人考什布克创作的中国题材的诗歌《石头狮子》，克林内斯库创作的剧本《舜帝——平安大道》等。这些文化大师为我们留下的文字，在今天看来仍放射着奇光异彩，

显得弥足珍贵。

二是在 1949 年中罗两国正式建交之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顺势而兴，全面发展，平等互利，普惠于民。

即便我们许多人没有亲身经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但仍可以通过各种历史文献档案，通过政治家、文化人士、新闻报刊、文学作品等，感受中罗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可以看到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国家主权受到外部威胁的重大关头相互支持；在经济建设中的相互援助，互通有无；在文化交流方面相互借鉴，通过大量的展览、电影、文学作品、作家和艺术家互访，编织感情的纽带，架构心灵的桥梁。正如一些政治家所评价的那样，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是最好的国家关系。近年来，贵校的历史学家金玉兰教授协助罗明大使整理出版的四卷巨著《罗中关系文献汇编》就是这样的一面明镜，映照折射着两国的这种亲密合作关系历史。

三是中罗友好关系深植于民，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应当很好继承并发扬光大。

在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中，罗马尼亚进步力量通过多种方式给予声援。罗马尼亚医生达维德·扬库、布库尔·柯列然和吉采拉·柯列然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展医疗救护、人员培训、疫情防控，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英勇业绩。在和平年代，当我们遭遇突发自然灾害的紧急时刻，两国政府都代表各自的人民相互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日常的民间往来中，更是留下了无数彼此关爱胜似亲人的故事。“患难见真交”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外交辞令，它真实反映了上至国家下到普通百姓的亲近、真诚、互助的中罗友情。

四是教育领域在两国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语言教学又是基础，而未来的人文交流方面大有可为。

当我们回顾 1949 年以来的中罗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50 年秋天，中罗互派第

一批留学生的时候，两国几乎都没有通晓对方语言的人才，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变。通过六十多年的教育交流，两国互相派遣和培养了成百上千的高级专门人才，分布在政治学、史学、文学、艺术、经济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工、农学、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罗马尼亚语专业1956年建立，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培养了200多名罗马尼亚语人才，其中许多人都长期从事中罗关系领域的工作，先后有刘古昌、陈德来、林贞农、徐中楷、刘增文等五位杰出毕业生成为驻罗马尼亚、驻摩尔多瓦大使，其中刘古昌先生还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和驻俄罗斯大使。罗马尼亚语专业的教学已经涵盖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在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讲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裘祖逊、毛春普、杨顺禧、冯志臣、张志鹏等前辈教师，还有罗马尼亚政府派遣北京任教的扬·迪亚康内斯库、斯特凡·乔苏、扬·弗拉德、维克多·维谢内斯库、乔治·桑达、扬·波佩斯库、扬·弗洛里契格、伊利耶·丹尼洛夫、约内尔·斯坦、乔治·蒙特亚努、卢奇安·巴维尔、彼得·勒泽雷斯库、锡尔维乌·尼古雷斯库、彼得·阿帕奇采伊等专家，是他们共同的辛勤努力，使罗马尼亚语言文化教学和在我国的传播有了坚实的基础，不断为中罗关系提供了人才和智力的支持。今天，我们由衷地感念这些前辈和老师，贵校向我颁授的崇高的学术荣誉，更应当属于他们。

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具有先进理念、丰富学识和广阔视野的教育家和领导人，对教育国际化有着全面深刻的见地。正是由于你们的富有前瞻的决策和热情推动，使“孔子课堂”在贵校落地生根，至今已经走过六年的道路，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为在黑海地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罗文化和教育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个话题，是有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16+1合作”，它们与我们有怎样的关联。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简称。它是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它将在“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交流合作、人类共同进步繁荣的历史符号下，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机制，借助各种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愿景和行动。

“16+1 合作”是 2012 年以来，中国与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 16 个中东欧国家，在相互尊重各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本着平等协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建立的一种新型合作机制，也是与“一带一路”的有机对接。

“一带一路”和“16+1 合作”都注重基础设施、装备制造和能源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倡导农业、生态环保和清洁能源等绿色经济的开拓，鼓励人文交流，密切教育、文化、旅游、卫生、地方、青年等机制合作。这些都为中国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合作，为康斯坦察充分发挥航运、港口、能源、工商、旅游、农业、教育和文化的地区独特优势，实现社会进步与繁荣，提高人民福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召唤我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去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女士们、先生们：

康斯坦察是罗马尼亚也是东南欧地区联通世界的海上门户，是镶嵌在黑海的一枚熠熠生辉的钻石。二十多年前，命运曾让我有幸来这里工作生活，度过了两年的美好难忘时光。我赞叹浩瀚的大海、自由的海鸥和丰饶的土地，我钟情于这座城市的古老神韵和现代风貌，我珍爱这里的多元文化艺术和热情好客的人民，我感激“奥维德”大学今天以如此热情和隆重的方式接纳我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我愿为中罗两国的文化交流毕生努力奉献！

祝福“奥维德”大学，祝福康斯坦察！

谢谢大家！